

寻味宝丰

木声远

● 徐占领

序

一方水土养一方手艺人，几声斧凿，藏一段少年心事。

木匠村的岁月，是在木料的清香里、拉锯的声响中慢慢度过的。一刨一凿，皆是生计，一榫一卯，皆含人情。文中的人与事，不张扬，不浓烈，却如老木般沉实，藏着最朴实的欢喜，最隐忍的牵挂，与最无声的遗憾。

时光走远，手艺渐稀，可那些留在木纹里的温度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真情，从未真正消散。谨以此文，回望一段乡土旧事，纪念一门老去的手艺，也安放那一声，远在时光深处的木声。



我们村，因木匠多，便叫作木匠村。每到农闲时节，村子就活了。此起彼伏的拉锯声“次楞次楞”，斧子与大镢砍削木料的咚咚脆响，刨子推过，卷起细碎柔软的木花，淡淡的木香漫过半个村庄。木匠常用的家伙什，大多就是大锯小锯、锛子斧子、凿子刨子、墨斗铅笔、卷尺拐尺。解木料时，先在木料上弹一道笔直的墨线，再架上马架（马扎），上面一人主拉，下面一人配合，手劲、巧劲、力气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绝不能拉偏，必须顺着墨线走。看料下料，是木匠的基本功，什么木料做什么用场，行家一眼便心中有数。

整个村子，半数人家都能露几手木活。

村里手艺最好的，要数老孙头。谁家盖房立大梁、修檩条、平椽子，必定请他；谁家打家具、做箱柜桌椅、三斗桌五斗桌，也都爱找他。老孙头总能做出新鲜样式，做出来的家具结实耐用又体面，刷上漆，绘上花鸟纹样，吉祥又喜庆。按现在话说叫“木活技艺——非遗”。

老孙头和我爹交情极好，如同换帖兄弟。

我二哥，就是在这样满是木香与斧刨声的环境里长大的。他初中毕业那年，爹说：“跟你老孙叔学木匠吧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”二哥点点头，第二天便拎着布兜，去了老孙头家。

老孙头在村里辈分高、手艺好，是个热心肠之人。

二哥聪明，学了一个月，便能独自推刨；三个月，凿眼开榫已有模样；不到半年，老孙头便拍着他的肩膀夸道：“你小子，比我那几个儿子都强。”

老孙头家三儿三女，儿们尚小，帮不上什么忙。大女儿早已出嫁，二女儿和三女儿便里里外外都搭手。二女儿高挑白净，性格沉稳；三女儿活泼外向；小儿子聪明可爱，把二哥当成亲哥哥一般。

那天，老孙头留二哥吃饭，喝了两盅酒，脸一红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老二，你看我家三妮儿咋样？”

二哥正端着酒盅，一下子呛住，咳了半天，说不出话。

后来二哥说：“三妮儿好，梳两条粗黑的大辫子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逢集，她在集市上卖自家编的柳条筐、自家打的家具，因嗓门清亮、会吆喝，卖的都很好。”

二哥思虑再三回家跟爹说：“人家那么好，我一个学木匠的，哪配得上。”

自此，三妮儿开始往我家跑，今天送几个窝头，明天捎一捆葱。来了就坐在院子里，安安静静看二哥干活，看着看着就笑，一笑，二哥手里的刨子都推歪了。

村里人见了，便打趣：“老孙头这是赔了手艺又赔闺女，手艺教出去，闺女也要搭进去喽。”

二哥和三妮儿的事，就这么拖着。二哥不提娶，三妮儿不说嫁，可谁都看得明白，三妮儿心里，装的全是二哥。

那年大营老日子会，天不亮，村里人就动了起来。有用架子车拉家具的，有用扁担挑的，有肩扛手提的，都想趁大营会卖个好价钱。二哥做了三张三斗桌、四把柳木靠椅，老孙头帮着装车。三妮儿也来了，悄悄往车上塞了两个窝头、两个鸡蛋、一壶水，塞完便红着脸跑开了。

我们村一二十号人，浩浩荡荡往大营镇赶去。路上人声鼎沸，喘气声、说笑声、车轴吱呀声，搅成一片热闹。后街的老铁匠柴大叔背着褡裢跟在后面，里面装着小抓子、铁钉、锤子。他笑着说：“你们卖出去一件，我就能多钉几颗钉子，赚个酒钱、盐钱。”

那天的大营南河两岸热闹非凡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涌来了，卖猪卖羊，卖布卖针线，卖杈把扫帚、锅碗瓢勺的，卖箔卖席、卖椽子檩条的，挤得水泄不通。二哥的家具一字排开，红漆木箱、黄面木桌、亮润的柜子，在太阳底下晃人眼睛。

二哥做的桌子，最先被人看中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围着桌子转了三圈，摸摸桌面，敲

敲榫头，问：“谁做的？”

二哥站出来：“我。”

“跟谁学的？”

“木匠村老孙头。”

那人点点头：“老孙头的手艺，我认得。”

没有还价便付了钱，又望着二哥说：“后生，好好干，这手艺丢不得。”

老孙头在一旁听着，嘴上没说话，眼睛却笑成了一条缝。

那年冬天，二哥和三妮儿的婚事终究还是没成。

三妮儿她娘托人来说媒，二哥只是沉默。问急了，他才低声说：“她跟了我，能过啥好日子？一年到头刨木头，满身都是锯末味儿。”

三妮儿听说后，一个人跑到村后泥河边，坐了整整一下午。回来时，眼睛红红的。

一晃一年过去，二妮儿要出嫁了，嫁到龙寨。

出嫁那天，抬嫁妆的是村里几个后生。抬嫁妆是个好差事，一来有红包拿，二来有好吃的。嫁妆箱里放着糖果糕点，本是路上充饥用的，走到半路，有人喊饿，众人便打开箱子分吃起来。吃着吃着，有人忽然说：“这是给新娘子预备的，咱们都吃完了，她路上吃啥？”

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三妮儿早就

在箱子里多备了一份，专门留给抬嫁妆的人。

二哥没有去送亲。他一个人坐在南坡上，看着二妮出嫁，望着远去的送亲队伍，望着那些自己亲手做的红木家具，望着二妮的身影越走越远，眼泪模糊了双眼。

原来，二哥心里，是有二妮的。

二妮出嫁后，二哥回家对爹说：“我回来吧，不想再在他家干木活了。”

爹说：“回来吧。”

又过了几年，南方的新式家具进了镇子。样式新、漆面亮、价格还便宜。村里的木匠活一天天少下去，拉锯声稀了，斧刨声淡了，木香味儿也渐渐散了。

老孙头老了，干不动了。二哥还在坚持，给人修修旧家具，谁家盖房帮着打打门窗，活不多，勉强糊口。

那年冬天，二哥去集市上卖最后一批积压的小靠椅。天寒地冻，集市上人稀稀拉拉，他蹲了一天，一把也没卖出去。

傍晚时分，有个女人走过来，拿起一把椅子细看，问：“这是你做的？”

二哥抬头，一下子愣住。

是三妮儿。她老了，眼角有了皱纹，可那双眼睛，依旧亮亮的。

三妮儿说：“我买一把。”

二哥说：“不用买，送你。”

三妮儿摇摇头，从兜里掏出钱，轻轻放在他手上，抱着椅子转身走了。

走了几步，她又回头说：“我爹临走的时候说，你的手艺，是他教过的人里，最好的。”

二哥站在原地，看着三妮儿走远的背影，一直看到天色全黑。

如今，再也没人叫这里木匠村了。那些锯子、斧子、锛子、刨子，都挂在各家杂物房的墙上，生了锈，落满了尘。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过年开着小汽车回来，再也没人愿意学木匠了。

有时夜深人静，二哥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点一支烟，望着天上的星星。他说，他还能听见那些声音——拉锯的次楞声，斧子砍木的咚咚声，刨子推过的刷刷声，还有赶集路上，人们热闹的说笑声。还有二妮那模糊高挑的身影，和三妮儿爽朗的笑声。

只是，那些声音，已经很远很远了。

可有时候，又觉得它们还在。在风里，在夜里，在那些老家具深深浅浅的纹路里，一直，都没走。



豆包AI生成